



列聖御製十一

翼宗朝

共十卷

16
2312
33



和
2812
卷40-33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九十四

翼宗大王文

卷之九十五

翼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四

翼宗大王

文

辭代理疏 丁亥

伏以臣荷 聖上顧復教誨之恩忝備春邱今十有六年其職則問寢視膳而已服勤就養而已千萬萬夢想之外忽承不敢當之 命臣五內震駭三官失守誠不知措躬之所也臣雖冠帶趨走粗效成人之操其實則 聖上之孺子也孺子之於父母恒懼其或免於懷抱不審 聖上何為而

下此非常之處分有若推孺子於懷抱而拋之
空曠之地也臣愚死罪實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
也臣之無似不可以堪承其任不待臣之自陳
聖明固當洞燭無餘而乃於一朝欲使臣效其分
勞之舉臣恐因是而貽憂於 聖心必將百倍而
無小分於 聖躬萬一之勞也衷情悶迫不暇長
聲伏乞 聖慈憐臣悶臣亟加三思還寢 成命
俾國事無輕微分獲安不勝大願至祝臣無任顙
望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年淺而知短才魯而學薄萬不近似於莫
重莫大之任憑恃 至慈之寵靈冒昧 至尊之
嚴威疾聲呼天仰暴血忱及奉 批旨聖謨洋洋
訓誨諄諄顧臣不肖曷敢承當始而感泣繼而抑
鬱心焦神爽愈不知所出也噫此事何事此任何
任我 聖上遠覽前史近稽 本朝何嘗年淺知
短如臣才魯學薄如臣而上以之付托下以之奉
承者哉日昨陳懇實由自知之明毫非克讓之義
以 聖上天地之德不諒人只以 聖上日月之
明不賜容光使臣身徬徨踈踏若窮無歸也耶言

不知裁重復瀆擾亟寢 成命以先 聖德不勝
萬幸不勝顙祝臣無任顙望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再陳苦忱冀蒙 體諒及奉 聖批不惟
所請莫遂 溫旨諄懇愈往愈隆顧臣不肖何以
獲此感泣雖切惶阨增添噫 聖明父也君也臣
子也臣也臣子之於 君父之命恩有所不忍違
義有所不敢辭即天經人彛之則也臣之愚鹵尚
或可勉至於今日之 命不忍違則所憂者孔殷
不敢辭則所懼者忒大臣業之未修何以修改已

之未治何以治人臣不暇自憂固將貽殷憂於
聖心臣不暇自懼竊恐集大懼於國事與其無違
而不足為孝曷若必辭而自盡其誠百爾思忖承
順無說茲不得不齋沐申控伏乞 聖慈諒臣匪
飾之懇即賜允許焉

請上 尊號疏

伏以臣菲姿蔑識猥承分勞之 命栗栗危懼若
涉春冰倏焉半載無一事可以仰塞委托之 明
旨幸荷天地 祖宗之默垂眷佑迺獲弄璋之喜
上以致嘉悅於 聖心下以副祈望之輿情此豈

臣無肖所得以自有推原其所自来亶由 父王
母妃至仁純德克享天心積慶儲祥俾熾俾昌啓
長發而錫爾類也草心報暉相無知而猶然顧臣
一端秉彛欲報罔極跬步敢忘哉噫劬勞之顯顧
復之勤人孰不得於父母如臣之爰自墮地式至
今抱子而受 兩聖至慈至愛之恩德常若嬰兒
之在懷則竊自思覆載間殆惟臣一人而已值此
慶喜之曠前彌覺愚衷之激感既不能自己又不
容自隱輒敢披瀝肝膈仰陳 香案之下傳曰大
德必得其名名者實之著也是故堯有放勳之稱

舜有重華之號皆所以形容其大德者也歷代尊
上之禮未始不權輿於此揚君父之徽美展臣子
之忱誠遂為有國者莫大之職典而亦粵我家
列祖聖神相繼休明洋溢鏤玉範金磊落輝映垂
裕我後人昭揭若不刊曷不休哉洪惟我 聖上
以天縱之聖膺无疆之服垂拱平章二十有七年
寬仁恭儉孚于上下道久而化成民安而國泰太
平之業罕比前古是宜百工羣黎齊心效誠奉闡
揄之大策薦尊崇之鴻名標功烈之萬一示無替
於引慶迄茲因循未之克舉固惟篤恭至謙之德

寂若上天之載而其為國家之闕典當如何朝野
之缺望當如何臣情之抑鬱悵悚又當如何也臣
於是夙夜耿耿不遑寢食謀及大臣謀及禮官循
同而後齋沐控籲恭俟 處分伏望 聖明俯鑑
微悃快賜俞音以紹 祖宗之盛蹟以副臣庶之
顙祝千萬幸甚

請 聖壽四句 御極三十年進饌疏 戊子

伏以惟天惟 祖宗昭垂眷佑明年之月正元日
即我 聖上海籌肇屆四句 寶曆恰滿卅載之
期也八域含生之類咸圍仁壽之化舉切頌禱之

忱于斯時也臣心之蹈舞歡忭顧何以言語文字
形容其萬一也哉洪惟我 聖上稟天縱之睿聖
秉一德之純至克享于天心故黼黻有象篤慶于
祖宗故瓜瓞永綿治化之巍蕩福祿之無疆由百
世而等百王鮮有匹媿猗歟盛矣曷以稱哉夫飾
喜廣慶臣子之至情述禮紹徽國家之彞典臣於
今年以我 聖慈怡躋四句既蒙我 聖上恩許
獲伸飾喜之微誠明年之於 聖躬猶 聖慈之
於今年也今年之禮行於明年在臣心固已無疑
傳曰父母其順矣乎臣又謹稽 列聖朝故事

御極四十年三十年稱慶遠則有 宣廟朝舊例
近而有 肅廟 英廟兩聖祖遺謨 聖上之久
道化成亦猶我 三聖祖彌長之日也紹徽而篤
踐在 聖上不亦美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臣以無似叨承 寶命代攝機務經年于茲雖無
一半事仰塞委托之 聖意然襲美繼善之願知
年報暉之私夙夜洞洞愚衷自激茲敢循舉國之
同聲撫寸心之至懇齋沐陳章仰請 處分伏乞
聖上亟許臣祇率百官以明年月正元日誕舉
即昨三十年陳賀之禮仍洵吉辰進饌稱觴以賁

四旬肇屆之慶則不惟臣塵刹之奉可以諧願亦
祖宗陟降悅豫洋洋而第祿自天申之矣臣無任
瞻天望 聖切祝顙俟之至

再疏

伏以臣以人子不匱之誠值前牒罕覲之慶雖使
臣被老萊之綵衣日上長樂之壽張勾天之廣樂
日舉嵩山之呼猶未可以自盡於心區區忖量亦
嘗仰我 聖上恭儉之德軼美堯禹故不敢思豐
亨豫大之圖惟以頌慶祝觴拜章陳請及伏承
批旨果然撫謙之意不欲比觀於 先王大哉之

言深示存儆於儉歲臣手擎首頓欽仰讚誦之不暇固不當復容他說然臣心之缺然失圖姑置勿論竊敢謂 聖上之克讓非所以仰答天眷俯循人情也何者福祿天之所貺而堯舜不得以辭愛敬人之所立而臣子不能以已夫以不能已之愛敬思頌不得辭之福祿亦天理人彝之所當然况列祖攸行已成萬世之彝典 聖上安得固讓而不有也臣安得一請而遂止也雖以今秋穡事言之三南未始不失稔而既異全省之大無賑貸寬恤庶可懷保莫安以弭南顧之憂進饌之舉又異

於進宴儀節既簡物品太略簡則不涉於張大略則無損於經用恐不至為累於昭儉之盛德 聖上不足以歉年為解臣不敢以將順為當也茲敢申具文字仰控至懇伏望 聖上念眷于之天意察顯若之微忱亟垂俞音俾準所請神人胥悅和氣致祥箕疇歛錫之休如響隨聲國家上瑞之至如龜斯兆將見 寶籙彌鞏王燭彌光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諭工匠軍人等書

惟爾工匠軍人等聽茲諭示蓋聞土木之役易興

胥怨臺池之遊願與衆樂使民而不以其道則宜其疾首勞人而能通其情則豈無歡心國未嘗無役民未嘗不勞惟其上人之所使於是民情之可觀肆昔聖王有經始勿亟之命凡厥庶民效父事子趨之誠豈不休哉所嘗欽者茲役也仍先基而構材蓋任堂曠之責傍皇壇而寓慕非緣遊觀之娛載誦工人爰用民力或目任繩墨之巧而坐而指揮者號為都料或身服鋸削之勞而趨而承命者稱以衆工或舉畚鍤或任版築舉大木而競呼邪許運重石而更加椎琢走於熱日之下則

病暍行於潦雨之中則淋濕皆余目擊而心惻者也惟能一心而相役乃茲數月而訖功某日某時上樑之辰既吉爰居爰處下宇之制亦成茲因落成用償勤苦有肴有酒有肴各隨滿腹之量既醉既飽宜體貺心之恩斯乃與民而偕樂抑亦太平之盛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飲庶幾雖無德與汝式食庶幾今之謂也雖然安得使汝輩常如今日之醉飽安得使八域之人皆如汝輩之醉飽乎庸敷余意以慰爾心豈云下情之能通竊願衆志之無斁

下春桂坊書

丁亥

余年今為十九春秋而只知燕間之為樂不識典
學之重荏苒之頃已過許多日月自顧其中不覺
其悚然而懼赧然而愧而今當月之正日之元矣
頓變前習之悠泛將務猛省之新工惟我兩坊官
僚各存飭勵之戒克懋陳勉之義自今月初五日
以後春坊不待更令持綱目漢紀直為請對于重
華門內以為勸講之地而此與書筵召對格例稍
異則不可一日使一次而止朝則承候後乘時辰
正求對晝則以午正求對夕則以申正求對俾有
一膝之工終成長進之效則是豈少幸也哉入對

宮僚不但以入直舉行而已雖出直之官亦當臨
時指名下令以為輪回入參兩坊知悉

鶴石集序

余嘗謂人之有詩如天之有花所以發其精英而
飾其藻華者也人不能無性情性情之發而不能
無詩猶天不能無氣機氣機之運而不能無花然
則學之有源即花之根也思之方萌即花之胎也
其結構花之蒂也其節奏花之文也讀之有韻花
之香也覽之可悅花之色也或綺麗濃豔或冷淡
孤高花之品也凡古人之詩皆花之譜也試嘗就

其譜而證其品三百篇即天葩是已至若屈子之
騷以蘭配之可也淵明之詩以菊配之可也康樂
詩配以蓮林逋詩配以梅其餘形形色色譬之若
無名雜花而不害其自為一種也去年之花殆若
盡美而復有今年之花他樹之花殆無餘巧而又
有此樹之花瓣瓣各異葉葉不同此乃造物之所
施為而夫詩亦然未嘗蹈襲乎古譜而貴其獨造
於天機也余於經史之暇旁及詩學與二三宮僚
往往有唱酬之作或晝漏稀聞夜燭頻刻或風日
晴媚雪月皎潔仗境生情發之自然茲非余精英

華藻之形於外者歟未知覽之者其將品於何花
而竊庶幾不襲古譜獨造天機者也哀之為鶴石
集鶴石者余號也鶴與石殆於花為近故書其平
日所嘗悟者以為鶴石詩序

萬機日曆序

附四課
丁亥

日曆者記事也記事者攷古也夫歲有月月有日
日有時歲有一歲之事月有一月之事日有一日
之事時有一時之事歲月日時千百萬事其有異
同然揔言之則一日之事故曰一日萬機也萬機
之務誠勤以後為也大禹之寸陰是惜周文之不

死聖德錄卷之九十四
一
遑暇食即誠也勤也今以誠勤二字為言於卷弁者蓋自警之意也課讀之先於課務者讀書所以窮理窮理而後修身修身而後齊家治國故有次第也課讀課務課著課書此四事為綱而事為為之目題其卷曰萬機日曆云爾歲在丁亥仲冬十有一日序

課讀

課務

課著

課書

講冊子

小學

日用事為不出於此 英廟平
生用功之書宜定元講冊子

讀書

綱目

朱子之所撰亞於春秋之大義學
者當深翫味讀宜定讀書冊子

學語初門序

庚寅

教胄子如之何誨學而已矣子能言便可以誨學也能言者曷為誨學雖小不可以無學以其易學者而誨之是亦為學已矣曷為謂之易學有所謂名數之學焉有不學學之斯可易曉也有不誨誨之斯可易肄也學如是古乎曰古也見於何書自

禮經之內則昉也朱文公編小學書以此著之於
立教之篇王氏紺珠為蒙訓而作也而紀載名數
方物極博譬則內則為綱而紺珠其目也然則世
之欲訓蒙者皆可以王氏書先之乎曰可也猶失
之汗漫也訓蒙者寧約無濫寧簡無繁此余所以
揀其要而手圈之自成一書也名之以學語初門
者何即余所以教胄子也帝王之學與匹庶不同
矣何先乎名數之學也帝王匹庶雖有不同為學
之有序未始不同也教胄之道斯可以盡之乎曰
是不過為學之權輿也能言而誨之之義也若其

衣尺漸長知思日開緝熙光明觸類旁通以底於
廣大精微修齊治平之為則非是書所可紀極也
小子識之歲庚寅孟春

日六課功過記 丙戌

課務

課讀

課藝

課翰

課射

課省

自省厥躬終日
無為夜亦無悟

夜卧忽思山樓越村民舍茅屋甚可憐者良久念八域蒼生之艱難此一日一功○乃悟久闕讀書之事終不發端此一日一過

再悟讀書之不可久闕乃置册于几終不讀此一日一過

偶閱明史至忠賢作亂殺戮東林之事揚然惻然不覺撫卷太息此一日一功

春坊達辭以優為答不能即時召接待士之道終示不誠此一日一過○臨堂饋酒念八域元

元之艱難欲以八域蒼生咸飽咸醉此一日一功

靜心室記

此燕居讀書之所而置册卷燈火親而卷舒之備也有樓名之曰琴書又名之曰松筠檻又有樓名之曰攬翠欄庭之北有松名之曰長春庭之西有

梅名之曰迎春紅梅又庭南有松二條余手植也其室之制則為五間也然朝夕照陽明窓斐几開卷肅然宜謂乎此也

圖署記 并銘

庚寅春三月惟我 聖上賜臣斑石圖署一方刻其文曰慎其獨蓋 聖意在於眷誨不肖小子也臣百拜雙擎奉讀再三仍置座右摩挲敬玩百回莊讀慎其獨三字即聖工之要道中庸之宗旨人君處幽獨燕閒易於放心或狎昵羣小侮慢自欺也惟我 聖上三十年 御極無一日不慎其獨

兢兢業業仁德藹然浹于民心此所謂天道不言而品物以亨臣謹作銘曰

採玉鐫方磨以印之其文維何曰慎其獨 聖意眷眷意出言表臣拜作銘終身佩服

先祖母綏嬪祭文

癸未

維道光三年歲次癸未二月辛丑朔十五日乙卯孫王世子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先祖母綏嬪朴氏靈座前伏以忠獻之門積德餘慶乃生 碩媛實母我 聖大珠獻夢寶婺降精功德巍蕩民無能名仰事 殿宮克盡孝順無違 寧

考發祥乃濬禮遇之隆誕自厥遴愈隆愈謙德則愈光綿我 宗祊弗祿無疆劬育我 聖教以義方衣用浣濯器厭華侈我 聖嗣位追 先王旨崇奉漸摯 聖孝深篤受千乘養恒若執王嗚呼涖灘尚何忍言保護我 聖茹慟含冤風雨寒暑一念罔休鞠瘁孔多二十三秋德優功盛庶享遐期云何一朝奄 捐宮闈 聖思皇皇北堂靡依宸慕弗匱攀號莫追 儀容儉然如見簾帷總因於禮情起於義典章文物粲然咸備煌煌冊印上以義謚大哉 達孝庶慰不洎靈辰不淹鞠期將

至榮榮我 聖胡忍遽棄嗚呼 慈德曷狀一二
炳于彤管有彼玄誌伏念世子諱止慈之愛本乎
天倫生長室家咸我 慈恩咫尺歡慶若承 王
音恍惚依佈 攢幄深深晨昏如昨問寢非昔低
徊俯仰幽明遂隔莊順一路步步陳跡轉眄傷心
觸境填臆恭伸菲誠敢奠瓣香 靈鑑孔邇庶歆
茲觴尚 饗

慶壽宮祭文 甲申

嗚呼惟嬪淑哲之質柔嘉其儀溫慎無瑕謙恭自
律 先朝之所禮待六宮之所稱譽 喬山之弓

劍莫攀恒抱至慟 長樂之寢膳是奉庶竭餘誠
既此生永失攸依嗟一疾遂至不起脩門一出悵
音容之斯遐太醫頻招冀湯藥之或効孰謂五載
之倏忽奄隔千古之幽明往歲朱陽 孝懿之祔
典新舉去冬玄臘 顯思之練祀甫經方 聖孝
靡逮於終天胡靈計又至於是日宮闈之舊範寢
邀 黼辰之悲懷益增六旬耆齡嗇令德之必得
十行 恩教悼尊屬之遂無侍花欄之 真遊應
似宿昔涵樛木之惠澤豈異平生阻躬哭於靈筵
倅菲奠於清醑如有不昧尚其來歆

青陽府夫人喪成服日致祭文 戊子

簡維城女任是摯氏原其自出詩書攸美念我外
家惟德之基配厥令淑有範有儀載誕 坤聖期
應默定婺宿降精沙麓毓慶丕贊 乾化三紀
御壺育余小子俾主于震甲觀篤祥亦既初度於
千萬億邦籙孔固豈惟天佑靈苗有根至哉慈孝
終始采敦祝以遐耄百年靡極一疾絲淹云胡不
淑慟纏 翟闡余實傷衷抑又何憾諸福萃躬既
貴且壽三子俱榮稽古彤管莫之與京以依以庇
俾也可忘俾官致侑庶歆茲觴

青陽府夫人臨奠祭文

嗚呼我 坤聖殿下哀毀在疚之日于今三朔有
餘矣惟余小子以 坤聖之心為心則其所以割
焉切怛將云如何惟宜一哭於玄和在殯之時以
展情禮之萬一而駕將啓矣迺為在廷之所尼止
祇今含茹情莫之遂居然巾帨永闕虞卒且畢始
克行臨奠之儀瞻言象設涕泗交頤諸孤哀哀盡
焉傷衷嗚呼小子今日之哭非直為小子洩哀而
已即所以替伸我 坤聖之哀念也且為我 坤
聖之孝思也倘明靈不昧尚監乎余小子仰體之

誠矣嗚呼余惟以 坤聖之心為心則 坤聖之
欲其保庇我外氏者即亦小子之心悠悠來日曷
云忘之嗚呼哀哉

永溫翁主致祭文 己丑

我有良妹號為永溫玉葉金枝出自一根敦祥之
姿孝友其性越在齟齬憐爾善病云胡宿疾竟至
不淑月不留痕花落無跡回瞻泰和雙淚縱橫更
在何世曰妹曰兄貽憾 大朝余心如割送出丹
鳳旌翥遲發丰容秀質森然在眼死生之際千古
茹恨孤寄虛堂誰憑誰依寤寐可忘涕泗靡晞不

昧者存倘或延行中使替奠庶歆我醑

捕將刑曹堂上罷職江華留守李光憲削職

令旨 丁亥

即見秋曹捕廳所錄達則誠不勝萬萬駭痛平民
誤捉則責在於平日不能檢束之捕將該捕將罷
職刑曹即執法之官而無賴輩之嘯聚徒黨毀破
人家曳出良女摔辱街路是何等亂民亂法而略
加刑杖草草勘斷不為草記者豈可曰不失刑政
乎當該堂上捧現告罷職雖以宰臣言之事出廊
底不能禁戢者其可曰在家不知又可曰善御悍

僕乎江華留守李光憲施以削職之典茂山府充
軍罪人金光哲即首倡也自配所邑加刑為奴之
意行關知委於該道道臣處可也

差送楚山府按覈使金炳朝令旨

民生困瘁之如在塗炭者都是貪虐之故每念及
此不覺太息流涕今於楚山民狀事益知其所不
知為列邑守宰之臣若有一毫向國之心寧或有
是耶將行大懲創之政以謝八方民心而安知不
幾百郡民情皆如楚民之急乎直欲無聞而無言
徐萬修則非無當律又無所惜如或不加窮覈輕

先置辟則大非事體廟堂之不即陳達先為行關
臚列徐萬修罪犯者豈不有因民訴罪官長之嫌
耶竊為廟堂惜此舉也行查之政不可一委於道
臣且承 大朝下教以承政院右承旨金炳朝為
按覈使不日下去與道臣眼同嚴覈登聞以為按
律處斷之地而楚山之民雖不忍其痛苦剝割至
有此上京呼訴之舉而以民告官大關風化後弊
難言令本道道臣一一捉囚以待處分之意一體
自廟堂分付

掌令柳榮五處分令旨

掩置墨倖罪在道臣則惟當就事論事而已而歷
舉平生滿紙臚列顯售乘機敲撼之計當此代聽
之初使此風習有所覬覦則將來之憂有不可勝
言其在折奸萌之義不當以臺言有所曲恕掌令
柳滢五為先施以島配之典以示不與同中國之
義

前持平韓植林處分令旨

辛壬義理即撐巨宇宙磨滅不得而泰億即又三
凶之一也今日北面於朝者必無扶護顧戀之意
而日昨韓植林之書何為而發也特以遠人之故

略施譴罷之罰而至於在下講明之道不可草草
而二三臺章有若塞責大臣三司仍復寥寥是豈
丙申大處分之意乎前持平韓植林施以屏裔
之典

平安監司李羲甲刊削令旨

廢務之後飭令不啻申明而一向固執終不視務
者大關朝體誠甚慨然且以楚山事言之徐萬修
之貪虐無良在於此道臣按道之時則知而掩置
必無是理而不知而不能論罷其可曰按察一道
之意乎徐萬修固當待按覈以法從事矣平安監

司李羲甲先施刊削之典

前全羅監司曹鳳振處分令旨

余以冲年否德猥承代聽之命日夕兢懼若負大何矣至於日前曹鳳振事而萬萬悚感萬萬痛惋歷屢日而終不敢泯默惟我大小臣工咸聽余誥噫彼曹鳳振遞來全羅監司入侍時惟我大朝下詢一道內民弊邑瘼之有無此乃為民聖念藹如陽春至仁盛德有光史冊伊日登筵諸臣孰不欽仰感歎而渠以北面之臣乃敢以無弊可陳仰奏而及其入對小朝錄陳三數條弊瘼細究

其心則罪將何居入侍大朝則以無弊仰對入對小朝則以有弊錄陳是豈人情臣分之所忍為者耶余於平日若有觀感於臣僚者則寧或有是哉自反悚慙無地可容前全羅監司曹鳳振為先施以湖沿投畀之典以示不置朝端之意又為無敬謹愛戴者之戒焉

右議政沈象奎刊削令旨

敦勉遭言之大臣使其出而膺令者非但有乖事面亦非禮待之義毋寧早即許副以安其心而固有在心之事矣豈不一番洞言乎代理國之大事

自朝廷請反汗即古規也道理也而此大臣乃以時任獨相初無一言及此且丙申代聽後節目間無前初有之事此皆因英廟朝特教舉行者則在今日遵守之道不待大朝下教豈可自廟堂輕先稟裁乎余心之惶悚恐懼固宜即有處分而大朝既降允許之音余於其時旋為處分亦極唐突內而不發忍至于今矣不幸日前曹鳳振之事而尤覺其源頭不清流派同濁之歎如是而仍不洞諭則未知朝廷復出幾箇鳳振矣正事面明道理則不可不先罪右相右議政沈象奎施

以刊削之典至於第宅侈麗不必為言政院知悉

楚山民來訴京師者待新伯到營分輕重科

治令旨

楚山民之以民告官之諸漢使之囚置營獄將欲嚴繩矣更思之無告之民不忍其剝割浚血控訴路阻命在朝夕遂不得不累足千里來訴京師而乃謂以民告官竟至於刑之配之則哀我將死之民其將訴於天乎訴於地乎此若嚴治即是使斯民必死乃已豈忍為此豈忍為此待新伯到營捉入營庭諭之以道理之不當如是責之以分義之

不敢如是後分輕重科治放送可也

因甘露飭八道道臣四都守臣令旨

日昨之雨可謂及時甘露注秧無愆期兩麥又當
茁茂言念民事極為喜幸而蔀屋貧氓當此窮春
農糧想已乏絕耕作必無其望念之及此寢食靡
安惟我八道道臣四都留守以至列邑守宰各盡
對揚之意必有接濟之策而春耕助給王政之所
必先道守臣則關問列邑邑宰則躬自省審艱食
廢農者添糧而勸耕懶惰不耕者察飭而歸農使
之民皆在野農不失時然後民生可無餒餓穡事

可期有秋以此下令自廟堂即速知委於八道及
四都兩澤與農形並使陸續馳達可也

高時臣特除校理令旨

向於代聽後初賓對以開言路三字前席陳達即
前持平高時臣一人而此人以乃祖之後孫有此
嘉言余心尚用感歎且念湖南一路在國家關係
何如而高官顯爵之許久未出者甚是欠事以此
仰稟既承 下教宗簿寺正高時臣校理除授待
明朝牌招察任

谷城縣邪學罪人令道臣從輕重處置令旨

若使一世之人知倫常之至重畏法禁之切嚴則寧或有是哉思之及此不覺凜然而懼且况黨徒延蔓染污必多如此禽獸不若之類殺之無惜道臣從輕重一一狀達後處置以為掃蕩除根之道而如或有悔悟者諭之以父子之倫使之革心後可以放送者放送可以竄配者竄配而無或有一人橫罹濫死之歎可也

領府事金載瓚隱卒令旨

此大臣乃宿德元老而先朝之知遇聖上之禮待者而且余曾經師傅也今聞長逝之報余心

之驚悼不可勝言既稟大朝領府事金載瓚喪舉哀之節即為磨鍊遣宮官致祭擇日舉行

趙璟鎮鞫問令旨

向者柳榮五之書是不過隱暎說去略示嘗試之計故乃以防微杜漸之義施以竄逐之典而今日趙璟鎮筵奏即是直犯手勢露出姓名矣余以否德猥承代聽之命日夕兢惕若履薄冰余於平日貶薄我外家之意何嘗示之於朝臣而代聽未幾柳榮五趙璟鎮輩乃敢換面幻頭相為前茅後殿必欲壞亂我朝廷湛滅我外家究厥心腸其將

反身錄卷之九十四
做出何變乎此非渠所可獨辦者今若不鉤覈其暗中指使明正典刑則余實無入拜 坤聖之顏以此入稟既承 聖教待明朝當親往禁衛營鞫問竄配罪人趙璟鎮該房知悉

工曹判書柳相祚飭行公令旨

嶺南一路即我鄒魯之鄉敦尚詩禮俗又忠質儒賢輩出名碩相望朝家之賴以為重果何如新除工判以其家之人位躋亞卿已多年且今老白首矣昨日 大朝之特擢 聖意有存令政院牌招察任

飭科弊令旨

士者國之元氣幼學壯行將以需當世之用鳴國家之盛進身一路亦由科舉而近因俗尚之不古以致科弊之滋興每當科年輒有一番新規而迄無實效者余嘗慨然於此只責士習之不美不責有司之不公則多士之心亦安得厭伏乎科場用情自有當律先擇有司之臣責以恢公之道則為儒生者亦豈無率教之理乎今因節目之達下先示余意臨時另飭當與廟堂更議該房知悉

飭科場雜亂諭中外令旨

向以科事略有飭令而今秋監試時凡百措處應自廟堂有所指揮而近來科弊誠不勝寒心若有先令則為士子者寧或不遵朝令自犯法禁乎我朝作成之化專在於禮待士子今何可不先教諭以法束縛哉科場之弊專由亂雜亂雜之弊出於隨從堂堂禮圍之中無賴間散之輩焉敢肆然攔入乎身為士子口誦聖賢之書家承父兄之戒而忍為此欺君之事則天下寧有是耶若有一分謹飭嚴畏之心如是洞諭之後豈不頓變前習一從令甲乎至於節目中苛細巧密之法大非待士之

道有司堂上徃于大臣家更加商確即速行會而務從寬平毋傷事面可也如是而或有所犯科者豈可曰士子乎既非士子則斷當有別般處置之道以此意一體行會于八道四都也

庶類䟽通申飭令旨

庶類許通即我大朝曲遂萬物之盛德大惠而許通多年尚無實效者是豈對揚之意又豈示信之政乎自今大政為始外之守令內之通清與郎署擬望以入俾無抑鬱之歎事分付兩銓

關西被灾戶恤典加施令旨

今見西伯狀達雨水之為災寧欲無言而沿江民
戶之漂流為百餘戶頽壓為一千八百餘戶許多
民生之號呼奔走於洪濤驚波之中者慘然在心
森然在目且况春夏間艱辛力農之禾穀盡入沈
墊必為傷損哀彼失所之民將有無食之歎原恤
典外特為倍給監司邑宰亦當出力優助惟我被
災諸民咸聽此諭各自安堵無或離遷如前耕作
以解余西顧之憂

皇天 祖宗默佑陰騭元孫誕生縟儀已舉仰體
邦慶陳賀後諸道舊還各貢遺在蕩減令旨

兩殿嘉悅之心且念八域歡忭之情豈可無廣慶
識喜之舉諸道舊還與拯劣米各貢舊遺在市民
徭役懸房收贖等蕩減一依己巳年例施行

飭各道掌試官令旨

近來科弊之莫可奈何思之痛心言之憤惋矣豈
意取士之公法反為取怨之一事耶凡在掌試之
臣若有一半分畏法向國之誠則寧或有是寧或
有是忘國蔑公黜法循私其可曰忠乎逆乎惟其
忠逆之分在於公私之間凡今各道掌試之官自
相勉飭一念恢公以忠逆二字着在心上毋敢或

忽則庶可免忘公行私之歎且勿以慶科一毫泛
歇於嚴束操縱之際無或抵罪無或有悔階前萬
里從當有照燭之道矣

李肇源金基叙遠竄令旨

近以合達與章奏見之皆以李肇源為窩窟於凶
謀主張於凶書而末乃金基叙之名出而真賊畢
露斷案已成蓋其綢繆基叙指使基叙則凶謀先
出於肇源而與基叙同叅凶書雖出於基叙而受
肇源陰使到今懲討截嚴輿憤莫遏則在小子辨
忠逆明義理之道有不可一日容貸且况余既晚

知其事實矣其為悚慄固當如何入稟 大朝既
承 下教設鞫雖難輕議王法不可不伸李肇源
金基叙施以遠竄之典

飭科場士習令旨

向以科弊略有飭令於各道京試官而京師即八
道之表準矣為主試者苟能有一半分向國之誠
不待令飭應必精白對揚而以其一時營私之故
乃反歸怨於朝廷則是豈人心之所可出臣分之
所忍為乎惟今日在廷臣僚各自勉戒毋或抵罪
則豈非朝廷之幸耶雖以儒生輩言之皆是世祿

之孫當為他日之公卿而不念欲事君先欺君之
義甘自陷於喪廉沒恥之科者寧或有是寧或有
是父詔其子兄勗其弟製則必自製書則又自書
青衿濟濟毋相雜亂入門之際無爭先之失儀設
接之時戒搏擊之悖舉盡意製作靜暇呈券則三
代威儀似不多讓而惜乎年少舉子不顧事體與
道理輒皆冒法而犯禁者豈不可駭豈不可痛蓋
正士習之道在於嚴科場嚴科場之道在於禁隨
從凡為舉子者聽此十行之諭頓改前日之習先
自今番科試一切除去隨從上不負飭令之意下

不為犯罪之人豈不是國之良士家之賢子乎如
是洞諭之後若或有犯科者當者之照法嚴繩姑
無論各其父兄治之以家不齊之律其各知悉

飭八道四都災結均俵令旨

民生之困瘁倒懸八路同然余在宮禁之內雖不
得目見遙想其愁苦顛連之狀則王食靡甘况今
年穡事幸免全歉風水為灾僅成穴農終年勞苦
之民將無卒歲之資身布何以備出還穀何以準
納鷄鵠滿野呼號在道而且其當食之灾亦不能
均俵白地之稅赤手難辦者是豈仁人之所可忍

見也耶惟我方伯守宰上體九重如傷之仁下
念萬姓難支之勢執灾則無甚苛削俵灾則務從
均布毋有奸宄之中間偷弄終見惠澤之下及黎
庶使愚夫愚婦咸知朝家愛恤元元之意事自廟
堂星火知委於八道道臣及四都留守處

中宮殿寶齡四旬稱慶陳賀令旨

明年戊子即我坤聖明敬殿下寶齡四旬之歲
也余小子祝罔之忱愛日之誠容有極哉將於來
歲月正元日親上致詞箋文表裏以伸祈祝萬年
之情自禮曹先即行會於八路及四都使之趨期

封箋可也

差送嘉山郡按覈使李道在仍行校宮慰安
祭該守令拿勘令旨

即見箕伯狀達世變無所不有矣雖蠻夷之與禽
獸無異者猶知尊仰大聖不敢侮慢况以我東禮
義之邦乃有今日金進默之大變乎此雖狂易亦
是人耳何為載籍以來所無之變恠貽累我聖
明之世乎萬萬驚愕萬萬悚慄實不知何以為心
也既有法典聖廟位版作變人斬之之律文則施
以一律今無可疑而其在重事面嚴處分之道不

可無一番窮覈副護軍李道在按覈使差下使之
當日辭朝急急下去嚴加究覈登聞該守令則身
為邑宰變出校官常時之不能導率伊日之不能
禁斷罪固難貫不可仍置令該府拿問嚴勘慰安
祭官以按覈使兼行之意一體分付祭文則大提
學即為牌招撰出下送可也

歲首勸農令旨

戊子

惟我八道方伯與四都守臣咸聽此諭國非民無
以為依民非農無以為食民之於國農之於民豈
不重且大歟目今民生有倒懸之急國勢無可恃

之道矣安得使吾民無失農桑不飢不寒各自樂
於昇平和氣之域耶噫春耕夏耘終歲勤苦背面
焦枯手足皴坼粒粒辛苦不歸口腹之充穰穰收
穫終見瓶罌之空上以應 棗盛御供之需下以
備貢賦糶糴之納兼又剝割之政浚其膏血苛毒
之刑濫加笞箠官督急於星火殘命自就寤陷呼
號道路流亡相續若使在上者少垂惻隱之心略
施撫慈之澤則民之困瘁一至此極我粵自 祖
宗深仁厚澤浹人骨髓且我 大朝洪恩廣惠視
之如子凡八域含生莫不涵育於仁天雨露之中

咸知愛戴之誠不作渙散之舉者可見其培養已
久民性本善顧余否德猥膺代聽夙夜憂懼如履
薄冰雖有愛民之苦心尚無惠民之實政民之望
余如渴求飲余之視民頓若相忘民將謂何余實
多愧尚在冲年深處宮禁只知宴安之為樂不識
民生之疾苦周文如傷之視尚矣毋論漢家賑貸
之恩亦此未遑孤負民情靡所自措方今三陽初
屆萬品將蘇此政吾民即田耕作之時前秋告歉
能無餓死之病耶窮節喫貧能無絕糧之患耶西
疇耕牛應無賃貫之資南畝秧馬必多勞苦之歎

若使上下之田終成一望之陳則設邑置官將焉
用彼在藩之臣則巡審一路黜陟臧否守土之臣
則躬行田野勸課農桑竟使萬姓咸熙八方皆登
則庶可解宵旰之慮亦可無顛連之患曷不休哉
曷不休哉階前萬里知在一接手裏太阿本自無
私咸各知悉無或有誤

飭諭兩司停達令旨

凡朝廷罪人之法罪有一年而赦或有二三年而
赦又或有終身不可赦者而究其心與跡而為赦
與仍之政矣今番諸罪人放逐之令非但究其心

與跡而已余小子當今年稱慶之會識喜廣慶即出於人情天理之不可已者則為臺閣諸臣者何不諒余之心同余之慶而為此乖當之舉於元月識喜之時乎如能知此箇事理應必即為停達以視舉世同歡之意自政院招致兩司長吏一一布諭使諸臺即刻詣臺

勉勵廷臣仍行常叅令旨

近日朝廷事可謂百度解弛莫可收拾矣上自大官下至百執事之末者皆有向國一心不憚夷險之意則庶可以維持度日而今則反是大官不欲

久居巽章呈告迄無已時國事將無可恃民命將見近止以余否德猥膺代聽如有可為之姿日新之政則豈或有舉皆却顧不欲立朝之意乎自顧慚歎寧欲無言而無聞歲首常叅之尚今未行亦甚悶然二十四日當行常叅該房知悉

飭廟堂法司禁豪強侵民令旨

八道民生何處不倒懸而都民為八道之本尤豈不先加撫恤乎近聞法司之官不能盡愛恤之政又或有枉法之事無告之民已不勝其苦且况不畏王法之豪強班族橫侵之事無所不至討索之

弊亦無不有城內與江上居民遑遑有不保朝夕之慮者非一非再云國有三尺焉敢如是既往則屬之令前雖不索言先自廟堂各別嚴飭於法司法司則糾察五部及江上諸處如有一毫侵虐之端即為照法嚴繩使我民生俾各奠安此令旨書揭于廟堂及諸法司壁上以為常日之資焉

飭試官正士趨令旨

昨秋增廣時略有令飭而未知其十分有效者此雖有司之責而余亦不能無愧矣若使紀綱先立於上人心有率於下則寧或有是哉士趨之正與

不正在於主試之公與不公且主試者一心恢公八路之士望洽然則國家賴此而安矣主試者設心行私八路之士論拂鬱則國家因此而危矣今日之主試者獨非今日北面者耶如有一分向上之心豈不存心於國家安危人心向背之間耶余以此事屢煩提飭者果是主試者所可安乎雖以多士言之今之赴舉即他日事君之計而不遵令飭依舊奔競則豈不愧古人先欺君之戒乎隨從雜亂之弊前有罪父兄之教必無犯科之歎而昨秋之科亦不能一遵令飭者多矣今番則各其父

兄先事誨飭毋或犯罪又自廟堂嚴立科條各別
禁飭而余亦臨時豈可無別般探察之道乎此令
旨分付廟堂使之着念舉行

領府事韓用龜隱卒令旨

惜乎 三朝宿德廊廟耆舊今焉長逝可勝愴廓
慈仁敦厚之性愷悌堅貞之操豈或多得於後世
薄俗乎每於登對之時見其風儀秀明奏辭誠款
則余心之深好而禮遇者奚特以前日之師傅而
已哉今承凶音實為國事萬萬不幸成服日遣官
官致祭于卒領府事

中宮殿誕辰親上致詞表裏令旨

今年異於他年故正朝已為稱慶而今當 誕辰
余小子祝岡之忱尤當如何十五日殿庭謹當率
百官親上致詞及表裏該房知悉

飭京外審理令旨

甘露得於慶日三農慰滿八域普欣此際審理之
政不可少緩入稟 大朝既承 下教自昨年正
月至今年五月無論已錄啓未錄啓者分付秋曹
及各道道臣使之刻期舉行以示遇慶䟽寬之意
至於昨年以前未及審理者亦繼此舉行事一體

分付

因三南蟲災責躬飭諭令旨

余小子以冲年否德猥承代理夙夜憂懼若履薄冰而生長九重聞見不廣世間之疾苦艱難一切茫昧民生倒懸不能救燃眉之急紀綱解墜不能為振刷之政公私之財穀罄竭不能思節約之道守宰之貪墨成風不能用誅殛之罰人才不能收攬言路不能恢開凡係利民之術為治之方果未能一番着手者是皆余學識不明志慮未通故也今乃始早終滂雨暘失宜畢竟有秋果難為期又

何三南蟲蝕之患忽發於跨朔陰雨之中捕捉無術禾穀受毒全道幾乎同然西成似無其望天之告警在余一人而終使我無辜之幾百萬生民廼罹此灾者天胡忍斯天胡忍斯余欲責躬而弭灾則果不無許多召灾之端或有宮室之興作而不念節儉之美或有遊豫之太康而不思謹飭之工施為之間未著愛民之至意政令之上未效為治之苦心講論經史召接臣鄰亦不能克勤克誠則天心安得不怒灾異安得不生乎思之及此不覺悚慄而愧忸自反改悟之道雖在於余斯民奠安

之方實賴於方伯守宰凡今便民救民之策預各
講究可以狀達者則狀達可以論報者則論報屬
於災民之事有如救焚而拯溺無或有失期晚時
之歎事即速知委於三南道臣處今此哀痛之諭
出於自責之意大小臣鄰咸須知悉

青陽府夫人成服日臨吊令旨

惟我 坤聖以不得躬親臨喪罔極之中尤為罔
極余小子以 親心為心之道何不一番躬吊一
以慰 坤心一以伸情禮乎青陽府夫人成服日
當行臨吊之禮該房知悉

三南代播穀勿稅令旨

道臣之不能請代播災即係經法外之故矣今年
三南農形雖不至於殺年慘歉而始旱終澇兼以
蟲損秋後收穫大失所望今冬無卒歲之資來春
乏耕作之糧顛連號呼之狀森然在目雖未得為
裕食之道豈或不念寧失之義今年三南代播穀
則並勿收稅以示國家一半分顧恤之意事令廟
堂即速行會於三南道臣處可也

因雷異責躬求言令旨

昨夜轟燁之災忽出於純陰之節上天仁愛告警

丁寧余小子驚懼震越誠不知何以措躬噫諸道告歎余未能實心懷保百度皆病余未能實心導率講筵久停有急荒之歎庶務叢脞無振發之功上不得孚格天心下不得寧謐民生水旱蟲蝕為今年極備之灾而又有此冬雷之變灾不虛生必有所召召灾之本其在余躬撫心自愧繼又哀痛惟我廷臣各進忠言以為遇灾修省之道

聖壽四旬 御極三十年稱慶陳賀令旨

明年即我 大朝殿下聖壽四旬而 御極三十年之慶歲也余小子歡欣慶忭之忱方當長至之

令節恭祝岡陵之壽二十一日詣仁政殿前庭謹率百官親上致詞表裏于 大殿爰令有司磨鍊以入

頒湖南賑資令旨

向於嶺南湖西已頒內帑之錢以助賑資今見湖南伯狀達民勢之遑急無甚異同在朝家顧恤之道不可無一視之政內帑錢五千兩特為頒給令廟堂即速下送其外所請諸條亦即回達星火行會

領府事金思穆壽宴送宴需賜樂令旨 己丑

反聖在卷之九十四
領府事今年恰滿九旬矣家國享太平之福明時
膺吉祥之瑞以元老而兼上壽豈可無別般示意
况值稀有之慶年尤可不同慶共樂乎既稟大
朝令戶曹宴需優數輸送設宴日賜樂

禁勒令勸分令旨

勸分之名出於朱夫子南康之賑而所謂勸分者
即稍饒之民起義出粟以添公穀以補賑資而官
家則初不為言於納穀之間者即勸分之古法美
事也近來為守令者每當歉歲則先探邑中稍富
之民威脅恐喝使之勸分云民不願納官必徵出

此無異於勒奪民財堂堂千乘之國寧有如此苟
且之政乎以此令旨行會於設賑各道所謂勸分
一切禁斷俾無貧富民俱瘁之歎如是飭令之後
若或有犯科之守令則斷當施以制書有違之律
而民若有自願自納者則亦不必牢拒不捧此則
守令報于監司監司分等狀聞以為一一褒賞之
意令廟堂即為行會可也

三南賑資令籌司量宜分劃令旨

三南賑政或有公賑處或有私賑救急處而近來
穀簿漸縮錢貨亦竭雖或移穀而餉之給價而貿

之為道伯守宰者其何能辦出於無中乎言念及此可勝哀痛國之為國賴之於民民若盡劉國將何賴大臣與諸備堂會議於籌司道臣請得及帑貨頒給外錢貨穀物更加爛商量宜分劃以示朝家必欲拯濟之意可也

飭諭祈穀大祭受香大臣令旨

國之大事惟在祀典而上辛祈穀所重尤為自別今番之享余不得已替卿攝行一念憧憧於罇俎之間又况日寒如此或有諸執事之做錯之弊亦不可不念卿其董飭克敬將事俾無如不祭之歎

今此申申之諭卿與在庭駿奔之列一心對揚余當齋坐以俟享事之利成

檢校待教金英淳北評事差下兼慰諭御史令旨

今見北伯狀達北關水災不覺驚愕失圖既經昨年歉荒又當此水患家舍之頽壓人命之漂沒極目愁慘滿心傷憐而鷄鵠失所號哭遍野此若个别般顧恤則民將孰依而恃乎思之及此達夜失眠檢校待教金英淳北評事差下兼察慰諭御史之任不日下去與道臣爛商其奠接調恤之方使

一夫一婦咸得安居以弛九重北顧之憂事過後仍行評事之意分付可也

諭北關災民令旨

纔送慰諭之行且待更達之來即見北伯追後登聞之狀滿心驚慘直欲無言哀彼北關諸邑之無辜民生漂沒於奔波之中滄壓於驚濤之間山野易處禾穀無痕偷生於必死之餘民若或立視盡劉不知其拯濟則豈可曰聖世事乎自聞此報錦王靡安夜枕無眠茲構十行之文告爾諸郡之氓念安土重遷之意恃朝廷拔例之恩各自莫居無

或離散則調恤鎮安之策第當靡不用極惟我災民咸須知悉

嶺南義興等邑被災民蠲恤令旨

嶺南一道去年慘歉已至全賑之境而今秋大登幸望蘇復即見來狀水患風災列邑多被數百戶民家之漂頽幾十口人命之滄死萬萬驚心丙枕無寐漂頽戶滄死人顧恤莫接之方令廟堂各別區劃分付道臣另飭該邑俸毋使一夫一婦至於栖遑失所之境身還布亦並蠲減以朝家之實惠下究而道臣則鎮安之方自有其道一心對揚以

釋九重南顧之憂可也

飭八道方伯薦經學才俊令旨

人才之重於國如屋之有棟樑况林下讀書之士
草萊隱淪之徒不求聞名於世故朝廷用人只取
於輦轂之下者是豈立賢無方示人以廣之義哉
八道方伯各薦經學才俊之士以為需用之意令
廟堂行會於各道監司處可也

左議政李存秀隱卒令旨

左相已長逝可勝驚怛言念國事無異中流失楫
且其嚴憚鎮壓之量忠質勁確之風未可多得矣

失此輔相萬萬悼惜成服日遣宮官致祭

領府事金思穆隱卒令旨

領府事喪變可勝愴廓乃以 三朝耆舊之臣又
經小子師傅之任皓髮有時登筵忠愛溢於色辭
元老今焉長逝國事萬萬不幸成服日遣宮官致
祭祭文令原任提學朴宗薰製入

因李書九事諭大小臣僚令旨

今因事端余始言之矣李書九之庚申一疏遂為
羣不逞之柵柄輾轉餘波終成裕賊之凶圖逆節
則當初 先大王之未有嚴斥者雖以 日月之

明何可逆料有裕賊之變預降 處分於書九之
疏 大朝年前擢拜即是 大聖人包荒之盛德
孰不欽仰萬萬而今余小子即我 坤聖殿下之
子也今日北面於朝廷者何敢肆然以書九之疏
陳書於代聽之時乎雖不必遽斷書九以前茅裕
賊之罪而至謂之闡明云者此何變恠此何臣節
世道陷溺人心凶悖若不一番洞諭又不知何樣
事變出於何地凡我大小臣僚咸須知悉一心對
揚

包蓼牛皮定式還寢令旨

業欲處分今始言之矣包蓼之加數牛皮之定數
意實出於嚴邊禁重物貨之地而近見無識奸細
之賤類因緣藉重貽累非細不知不覺之中隱然
自歸於射利之科與當初處分之本意一切相反
思之及此寧不可痛分付譯院包蓼加數則依前
還減牛皮定數則亦為革罷自本院從舊例舉行
前後所下令旨一並還收文書令本院燒火以示
澄源無私之意

飭法司堂郎令旨

庚寅

都民休戚專係於刑漢兩司而挽近以來詞訟之

官不能盡其職下吏之輩法外侵虐名曰禁亂而其實討食謂之決訟而專事用情是豈古聖王治獄訟平民情之法意亦豈為官吏者所可忍為之事乎余雖深居九重自有照燭之道為法官者罔念使無訟之義視之若尋常則民何以賴生民心之日漸殊古者良以此也豈不寒心哉凡今日安都民正獄訟之道莫若先擇其人而任之且在於官長之公平廉正抑下吏禁縱橫而已今此筵諭之後若一堂一郎其或有違余不爾貸事分付銓曹及諸法司使之揭板可也

諭北關民人仍飭守宰令旨

咨爾北路之人聽余曠告曠茲關北一路即我朝長發之地 珠丘原廟即我豐沛之鄉也自在列朝眷顧子惠之政輒先於茲土蠲布減租恩澤隆厚逮我 大朝殿下丕承 先王之志若保如傷雨露所被日月所照罔非我 聖人化圉中而余小子否德叨承重負夙夜兢兢無一事一為之上答 明命一政一惠之下究元元而昨秋水患天降之災實在於余小子之咎則哀彼北民何辜焉船粟往哺豈足為飽歟窮春之節誰將號呼而

憐之顛頷而察之者歟。敝褐糜粥其能蔽體而糊口歟。內下帑錢未知其萬一補賑而進貢方物之特教蕩滅實出我。聖上軫念之盛意咨爾北民其知乎。否民惟邦本故為國者為民矣。嗟我字牧之臣體余懇苦之意共保我赤子。嗚呼天其或不棄我北路生靈。貽我來牟則餓者可飽病者可蘇爾等另圖奠居以慰余宵旰之憂。今此誕宣之旨即余敷心之諭爾等咸須知悉故諭。

飭禁樂律繁促令旨

有國則有樂樂為國之大節故聽其樂觀其政矣

近来自 廟社享樂至宮懸鼓吹漸為繁促幾近
噍殺苟合節腔而無和以暢舒以緩之聲豈不寒
心乎自今日以後享樂導樂務為和緩至於侑舞
簫翟干戚之儀盡合於雍容之氣像必至於神人
以和之境則豈不美哉該院二六坐起之日本院
提調進去各別申飭復習古樂切勿為後世繁促
之音事自政院招致協律郎聽令後書揭院壁使
之常目在茲

飭禁士大夫非常服乘令旨

服之不衷君子所譏近聞士大夫廷紳之家多着

廣袖周衣有乘草輜者云是何樣制度周衣似是
緇徒之服草輜無乃賤者所乘士大夫無端乘此
着此此非法服與常乘則所謂服之妖者也世俗
雖曰厭舊尚新豈可蔑法改制行此非常之事乎
非但大夫庶僚如是而已云其在表文章尊瞻視
之道豈不駭歎亦未免識者之歎余雖不能的知
其倡始者自不覺歸於行恠之類歟今此申禁之
後痛革舊習或有不悛者自重臣以下斷當施以
制書有違之律以此下令籌司與三司使之揭壁
各別設禁

寧海等邑敗船拯米從長區處未拯米蕩減
令旨

俄接有司之臣言之而念彼北路幾萬生靈之事
余雖深居九重想見其菜色鵠形錦王靡甘廣廈
細糲自不覺安身之所彼嶺民粒粒辛苦之穀和
之於東海之水而又為拯米分還徵捧者豈可仁
人君子所忍為之事乎向所謂為活北命移毒南
民者也長鬢臭載既有蕩減之典則在朝家一視
之政豈有異同今番寧海興海等邑已拯米令道
臣從長區處未拯米一體蕩減兩邑拯米已皆分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四
給者減價收捧云若有一升一葉勒賣濫捧之弊
則階前萬里自有照燭之道其或違之該守宰當
施枉法受贓之律各別另飭於該道臣處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五

翼宗大王

文

諭領議政南公轍丁亥

國之置相何時不重大而顧今時尤為重且大焉
蓋民生有倒懸之急綱紀有解紐之歎內外之財
穀蕩竭無餘藩邑之弊瘼到底成痼言路如人之
血脉而壅閉已久人才需國之根本而銓選不公
人心未固騷訛易動貪虐大行侈麗日熾無事不
病指不勝數苟能為相之地循公忘私盡誠盡職

一念不懈於民國威望彈壓於一世則移風變俗
轉危回安豈不在於反掌間乎端揆新被刊削廟
堂多日空虛 大朝之特授卿元輔者 聖心深
有所在輿情又此允叶王國有賴安之喜朝野切
拭目之望而且况余小子以冲年否德當此代聽
之初學識未通經史知慮不周事物日夕兢惕若
履薄冰何幸如卿宿德首居鼎席教導必以正協
贊必有方自有重卜之 命余果喜而不寐望卿
即起視事以副區區之望

諭左議政李相璜

自卿之職在賓客余之托心者已為十數年久矣
今日之重膺三事即出於 大朝特簡而輿望非
徒允叶余心實甚喜幸卿之老成宿望何難百僚
之董率端凝雅重咸稱清朝之賢輔民國之事卿
必作為己任輔導之責卿又無間領相人心之陷
溺世道之訛誤民生之不保朝夕財穀之日就罄
竭卿須一念慥慥有若救焚而拯溺使我國勢民
命奠之於泰磐之安則余之所托心於卿者豈不
有副於今日耶况余否德猥膺代聽治理之所恃
者在於輔相典學之所恃者又在於師傅望卿即

日遙朝盡心輔余

諭右議政李存秀

卜相今為五日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曰國之相得矣余於此益知其輿望所屬非卿莫可卿於先朝知遇已深暨我大朝委任且重外內之職茂績已著而威望足以鎮頽俗誠忠足以贊王室余之所期望於卿者豈不重且大歟卿益勉承弼之道以副枚卜之重

諭左議政李存秀

己丑

卿之解相居間已經歲矣當初余之許卿勉副意

有在焉而今者大朝之重卜於卿者實出輿論國事萬幸卿試思之目今民國之憂容有其極紀綱日漸解弛民生日益倒懸朝象有渙散之慮財穀有匱竭之歎危徵敗兆指不勝屈一髮一毛莫不受病此皆緣余否德終不能治得其方以至於莫可收拾若非如卿之為國誠心孰可以轉危回安撐傾支圯乎望卿念國勢之岌業體聖意之委畀即起遙朝以副余如渴之望

諭左議政李相璜

以卿原隰勞苦心切奉念今幸萬安渡江非久還

朝余方側席以待而此際重卜之 命出於輿情
之不可遏矣置相之重且大何時不然而目今鼎
席俱空人心有靡係之歎廟務積滯庶事無管攝
之人國事罔涯寢食靡甘此時此任捨如卿宿德
元老而將於何舉而聽之乎况又北關民命方在
溝壑移粟之舉調賑之策只待廟堂之措處而已
則此豈一時暫緩一毫從看者耶望卿式遄其返
以副此日夕如渴之思

諭右議政鄭晚錫

國之置相何時不重而况目今國事日就孔艱民

勢日益困瘁財穀俱竭紀綱掃地無事不病無處
非憂若非副手之工支厦之材則實無以濟其危
而扶其顛矣惟卿已自 先朝暨于 當宁歷試
內外輿望甚重救嶠南已巳之荒而民生奠安當
關西壬申之變而一路賴活民之所仰望國之所
依恃不啻若山斗股肱望卿克念王室之多艱仰
體 聖簡之特畀即起膺命弘濟時憂

弼善安光直故事手批

丙戌

昔宋仁宗見歐文忠之春帖歎曰舉筆不忘規諫
真侍從之臣也今觀安學士之達辭亦可謂舉筆

不忘規諫此真吾之吉士也

春坊陳勉聯書批

丁亥

覽書具悉余以否德承此萬萬非常之命逃遁不得辭不獲免又當此日纔經朝叅心恒兢兢恐或怠逸際見聯名之書所辭切實懇惻可不銘心服膺爾等益勉輔導之責

右議政沈象奎陳勉劄批

覽劄具悉卿懇顧以不才承此付托之重黽勉奉承戒懼愈切而朝於筵席聞諸大臣陳勉之言今又見卿劄忠愛之誠懇懇小子豈敢不銘心佩服

以答規勉之盛意哉卿其一心輔余共濟國事

贊善吳熙常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爾懇顧以匪才承此付托之重夙夜戰兢小心翼翼而小子之涼德薄學何以堪此至大之任古人有言聞正言行正道左右皆正人者余平日所慕也顧今日初政之時誠淺於徵辟未見林下之正士心實赧然而邇來見大朝答爾之䟽仰列聖崇儒之謨憧憧一念尤勤於緇衣爾其諒小子非飾之誠意幡然造朝以輔菲躬

左參贊趙貞喆請韓植林鞫問書批

覽書具悉辛壬義理即撐天巨地之義理而噫彼
植林有若嘗試而壞亂者極甚痛惡故已有處分
而遐鄉無識之類何可深究卿以卿家之人有此
痛陳極為嘉尚今日朝廷以此義理相與講明深
所望也

右議政沈象奎附奏批

卿之去國今纔二日廟堂空虛國事罔涯卿之晚
晚有若不諒此事者然此莫非余誠禮淺薄之致
自顧慚愧寧欲無言卿試思之自古大官之橫罹
人言者何限而輒皆奉身引退不念盡瘁則天下

寧有是理哉且况代聽未久獨相決去以余否德
其將誰依而誰恃乎望卿勿以私義而掩公即日
還朝盡心輔余

領議政南公轍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卿無不可出之端矣出則有體國
之喜余有必欲致之心矣致則為進賢之幸卿若
固執而不出余又曲循而勉從則此豈為今日之
美事後之議之者亦當曰何如耶如欲日日宣諭
促卿還朝則殆近督迫有乖禮待故寥寥無一言
者今為三日矣卿書又至巽辭愈切國事之罔涯

五里稿集卷之九十五
六
余心之缺望實不知何以為計望卿亟回初心即日出膺以副余渴悶之思

平安監司金道根陳情乞遞書批

覽書具悉今見來章萬萬驚慘不覺心寒人之凶悍獍毒胡至此極世變層出直欲無言卿之情理雖曰切悲身佩密符之閩外重藩豈可因一強盜之變而遽然遞改乎然而既不能將往老親則許久離違決非至情之所可堪且令強其難強一向相持則亦非禮使之道所請依施至於凶漢從當依律處斷矣

兵曹判書金道根陳情辭職書批三首

覽書具悉卿之情理何忍更提向來臺臣處分此非為卿一家一己之事而下此處分也乖亂朝廷之習暗地嘗試之計豈不防微而杜漸乎卿之以此為難進者誠非所望於卿者且本兵何等重任而多日曠務是豈國體乎毋復苦辭即日上來行公

覽書具悉余為卿洞言之余之所依賴於卿家者奚但外家而已哉卿家之於王國勲勞之大誠忠之切其果何如而一个趙璟鎮暗懷不良之心外

五聖御集卷之九十五
施嘗試之計驟看而論之處分雖似過中徐察而
言之島棘猶屬輕寬且此非渠所可自辦慙患指
使明若觀火則未及查得先為解放豈不為羣不
逞之適中所願乎未得根窩之前環鎮雖老死海
中不可使生出島棘余意已決矣以卿家謙謹之
規以此為萬萬難安者不害為美事而在朝家防
微杜漸之道豈可不嚴懲而痛斥乎且卿若還朝
供職如前宵小之窺覘永無影形則曲從卿言以
安卿心余無所惜而今何可議到於宥還乎自卿
之來住近郊思戀之情一倍難抑卿亦豈無是心

耶人情克伸則天理無悖卿其毋復固執即速入
來以慰許久相阻之情也余言至此卿亦豈不犁
然

覽書具悉卿之所執愈往愈固所懇愈往愈切謹
約之規高潔之操誠有卓乎難及處若以官職一
向敦迫非但有傷事面大非禮使之道所帶兵判
之任特為許遞卿試思之曠候 兩殿凡幾月日
夜瞻北斗朝望觚稜戀結之忱其當如何既無官
職之有妨進身則有時承候以伸忱誠者豈非天
理人情之所當然者乎遞解職任以開進身即余

禮使之意入以承候俾伸情禮即卿當行之道上
下相須各得其宜此豈非聖世美事乎卿須即日
入來相面以慰許久戀想之情至於趙璟鎮事卿
何更言以傷事面乎余心已定不欲提起

右議政李存秀拜相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余之望卿愈往愈切卿之辭職愈
往愈甚老成如卿德望如卿何為乎浼浼如此國
事之艱憂民生之困悴卿豈忍視之愬然不思所
以奠安拯濟乎三章之古例已備一日之不膺可
悶而余之結契知心已在於卿之為賓客時則卿

之知余心者亦已多年矣上下相孚之道貴在知
心望卿無復固辭即日幡然以副輿情以幸國事

成均館居齋儒生捲堂達批

太學即首善之地諸生乃學聖之徒不意動於悖
說至有此無前駭舉也諸生皆是赴舉之生兼多
見屈之人不顧遠嫌之意作此乖當之事乎主試
者雖或如諸生之言而爛漫行私為士子之道惟
當內懷憂歎而已何可至於捲堂而推上朝廷乎
萬萬非士子之道萬萬非盛世之事非不欲即下
嚴處以靖世道以正士趨而姑觀下回先為開諭

及聖朝集卷之九十五
九
卿其一一曉諭使之勸入而若或更事煩瀆豈可
一向掩護不思所以懲創乎卿其知悉舉行余言
不再

領議政南公轍乞免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卿之前後所懇余之前後所答殆
若有不相孚焉者是豈相望於平日者乎余為卿
一陳之卿以重入為必辭之端而自古重入者何
限而未嘗以此為固辭則何獨在卿而為必去之
義又以患節為必辭之端則輔相非筋力奔走之
任一朔之內二三選朝果非難強雖或卧閣論道

亦無不可豈足為固辭不止必去乃已耶目今國
事多艱民命倒懸余所依賴仰恃專在於卿等老
成而卿等舉欲引退此皆余自反處可勝悶歎卿
是自余始學一任輔導教迪矣今何忍捨余長往
不念終始乎向筵所答出自衷情而因卿難安雖
即還收余意則果如是卿其體余苦心勿復固辭
盡意國事則亦豈無成就晚節之時乎余言不再
卿其諒之

備邊司江原監司鄭元容狀請回達批

關東參弊之為民切骨之瘼果極矜憐 列聖朝

蠲減之德固當繼述代聽之初軫恤之政亦何所
惜而但 御藥所需之余敢輕先省減者事體道
理俱極未安置之至於詳定不足之害終必歸於
百姓則如干蓼價錢漁鹽藿之屬何足靳許乎此
則依狀請許施以紓一半分民力其餘諸條並依
回達施行可也

領議政南公轍陳勉劄批 戊子

覽劄具悉卿懇滿心憂懼寢食靡安卿劄際至誠
忠懇到如非愛余必欲善之至意則何以有此日
昨令旨即不過遇災自責何足稱道乎轉災為祥

奚但在余余若有失卿必為言卿如有陳余須服
膺上下相勉實心救民則吾東雖小豈或無濟活
灾民之道乎可考冊子則自廟堂分定堂上謄出
即納以為常目之資賓對亦當從近行之左相以
平日體國之誠豈不遙朝乎余不盡言卿其諒之

領敦寧金 祖淳 請寢臨吊之令劄批

覽劄具悉卿懇今番喪患痛哭痛哭以我 坤聖
出天之孝號呼罔極哀毀過度三日之內受損甚
多余小子焦遑悶迫已不勝言且咫尺喪次 慈
駕既不得躬臨則小子之替行伸情似或為一分

仰慰之道矣喉院藥院之請大臣儒臣之劄非一
非再則其在敬大臣之道不得已從許而今見來
劄尤不覺潜然出涕謹以劄辭仰稟 坤殿卿其
安心

慶尚監司鄭基善請賑資狀達批

觀此狀達嶺以南幾萬生靈之顛領顛連之狀如
在眼前體 大朝愛恤之聖意念羣生難保之事
勢則余獨何心安於錦王乎且况明年即我邦莫
大稀有之慶年豈無與民同樂之舉乎既入稟矣
內帑錢一萬兩特為頒下自廟堂即速下送其外

所請諸條即為從長稟處俾無緩不及之歎可也

公忠監司朴晦壽請賑資狀達批

觀此狀達湖西民顛連之狀如在目前體 聖上
愛恤之意念羣生難保之狀嶺伯請賑之狀已給
帑錢而補賑今此湖西之賑恤亦以內帑錢五千
兩頒下自廟堂從速下送其外諸條所請即為從
長稟處俾無緩不及之歎可也

輔德安光直司書俞星煥陳勉達辭手批

春坊之陳勉達辭即故事也爾等能修故事余甚
嘉乃豈不召接然近因暑證未平不能即踐爾等

之言深以為愧日後向差則清燕之間可以討論
諮訪矣

輔德安光直進圖屏達辭手批

見此圖屏益歎爾忠愛之誠張曲江之金鑑錄奚
加此耶歷代興亡治亂昭然在目亦在我 聖朝
列聖之事實為法 祖宗之謨訓置諸燕几之側
常目在之勿忘爾眷眷之誠特賜爾虎皮一領以
褒忠君愛國之丹誠矣

領議政南公轍乞致仕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卿之今日陳章即出於援引卿家
古事余豈不諒卿心而先卿之得請於昔年者其
不大異於今日乎今卿則際國家艱憂之時值年
形歉荒之日小子之依賴者卿也民生之仰望者
卿也卿何不念而有此舉耶若使先卿當卿今日
之處地豈或有求退之言卿無再辭一心國事則
余豈不思成就之道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領議政南公轍乞致仕請宥朴綺壽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引退之章又何為而至哉以余否
德誠禮有所未盡歟國事日非無可攸為而然歟
三南告饑民生顛連此豈元老告退之時乎先卿

之引年 英廟之允許其時則可矣而余之不能
許退於今日即以為不可許之時以卿公耳國耳
之心何不念及於此乃為必不成之舉耶卿於朝
廷即佩安危之首相也其去其就不可容易為說
且成就遂初當有其時望卿亟斷來章盡心國事
至於陳勉之言敢不服膺余有過失隨事勉戒使
無至於大誤則豈不知感朴綺壽事卿言如此豈
無處分之時卿其諒之

左議政李存秀辭職仍陳勉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日昨別諭之後苦俟卿之邁朝此
際辭牘又至大失所圖不勝悶然余若積誠有孚
卿豈浼浼至此乎至於多少勉戒重言複言忠愛
溢於辭表此果近日章牘之所罕見銘佩固無論
余豈不萬萬知感惟望即日入來隨事盡言余有
過失則言之朝廷之是非亦皆規正民生之困瘁
拯濟而奠安紀綱之頽敗振刷而肅清一以體
大朝簡心之重一以副小子專委之念

慶尚監司李勉昇請減北運穀狀達批

嶺民之瘡痍未蘇又有此北穀之移轉者是豈薄
於南而厚於北之致耶比如有二子之人一子病

起一子又病不得不使病起之子扶護後病之子者即其事勢也人情也今此狀辭非曰不然而捨嶺南而奚取穀乎公事堂上持此狀達就議於原任大臣今日內爛商回達俾無時日遲滯之歎

左議政李相璜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今見卿書如奉卿顏而所陳時弊言言節中皆由小子之否德不能盡善之致可勝愧懼且卿若不言余豈覺悟乎然而卿非初拜是任而如是過引卿非不知國事之一日可悶而如是逡巡一則誠禮之未盡二則情志之未孚余將

何以則可能不日致卿於廟堂使我民國置之於衽席磐泰耶卿如不來余將疇倚如渴之思不能盡書望卿憫余之情即日遙朝千萬企待

時原任大臣請李書九追律聯劄批

覽劄具悉卿等之懇今於卿等之劄可見公議與輿情而闡明秉執之道不獨在於罪一李書九使一世之人曉然知此箇道理與義理然後大而裕賊小而宜學更不接踵而出豈非君臣上下所可相勉者乎李書九追奪之請不從

判尹金履載陳情乞退書批

覽書具悉今見卿章明白峻正劈破頭腦益知其
所不知矣噫彼凶徒以龜祿為窩主以裕煥為血
黨換頭換面種下種生乃至有今番宜學之凶書
出矣 先朝三十年秉執之大義理即今日君臣
上下之所闡明遵守者則一種不逞何敢為藉重
翻亂之計耶以卿處地沫飲懲討宜先他人而今
欲引退者此何道理更勿為辭益勉對揚使伏莽
之類革心改悟偕底大道可也

右議政鄭晚錫附奏批

庚寅

卿意既如是持難余言不得不益懇矣卿試思之

大朝之特簡既取老成小子之期望亦在老成一
諭再諭至於幾諭而不知止者豈但循例之備而
已哉余之所勉出即公也卿之為言則雖謂之近
於私邊亦非過也肩輿遙公有時登筵果非甚勞
神用國事民情亦不必逐日敷陳以卿之德之才
何患乎不濟耶卿則出而膺命余則畢竟成就者
可不上下俱榮公私兩幸乎余言止此卿其諒之

贊善吳熙常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爾懇蒙養之方必先於左右正人則其
非山林宿德之士而誰余之特簡惟在於此而春

列聖御集卷之九十一
十六
晷漸長政宜開筵延賢之時前後徵招非止一再
邈然無膺其或誠禮未孚耶余甚愧焉顧今慶禮
莫重於冊儲冲齡尤要於贊翼豈可浼浼乎爾其
勿辭從近登對以輔余德益資余工仍叅慶禮庸
副余望

贊善宋稚圭辭職書批

覽書具悉卿懇崇儒重道即我 列聖朝家法况
今世孫幼冲之齡薰陶養正之方必先左右正人
則其非林下經明行修之士而誰惟卿先正故家
朝家之優待非特山林而已余小子徵辟之意每

切於緇衣而猶或誠禮未孚終未見羽儀之來庭
誠甚愧焉望卿更勿固辭幡然筵朝輔余涼德仍
叅封冊之慶禮庸副余望所送月需特出於優老
之典卿其安心領受

刑曹判書朴綺壽引咎辭職書批

往事實余之過舉然本事非出於太康憧憧之心
不能專委於有司故躬必檢之盡欲合禮而卿之
書非不出憂愛之誠然未諒余心而言故果有處
分則亦余學問未成之由悔用何及今茲特除意
有所在卿何如是浼浼乎負罪之稱亦是過也君

臣之際貴在交孚余意如此而卿尚逡巡者豈可
曰臣分與道理乎詞訟之任不可久曠卿其毋復
煩辭即速肅命

鶴石小會小序

琴樽錯座恍然蘭亭修禊圖書滿架恰似西園雅
集雙鶴盤旋在庭老石峻增當戶此樓之以鶴石
名者果得矣

科誥

王若曰公明聽予誥昔先王用人惟科乃揚才廣
良策乃弘文欽天奉時惟公卿士興乃登賢公哲

卿監古世臣惟茲乃享公毋私予亦不敢私于人

訓士

公曰嗟哉予告汝士人科賢良乃先王盛典王亦
不敢私于人策乃士制義教迪弘其文汝惟賴文
師提學學古人書監先民有事俾輔我后王之德

士言

士曰惟諾誥訓明朕心策乃士惟其深文公其公
哉公亦不敢私于人士乃勤于科又贊王盛德公
其私哉公私于野野賢人耆儒士乃興畢至于王
朝

自警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嗚呼君上一念之善千里應之如響一念之不善亦若斯可不慎哉一粒一絲匪民何生古昔先王所以克勤于民克儉于家乃惟今子孫之享此福者自勤儉積德累仁之始余小子其或少忽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故扁堂額曰務本堂本者民也何以養民而安曰自奉以薄歸厚於民此所謂儉也古人云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宜勉哉

務本節儉敬天勤民法先王嘉謨

介石室筆談

庚寅

笠翁一家言泛看似然弄談有切要喫緊處專為慨世寓意之語如聲色詞曲種植饌品頤養演習等部非特為慨寓深有可戒可法之格言了

世俗專尚浮文漸為滄薄深有所歎為今日急務回風俗於淳朴用此之道當讀經學至於衣服飲食居處器玩亦致質素一切奢華輕麗須當急急除去了

人君使臣之道有四焉禮謙誠保疑脫人字臣事君之道亦有四焉敬直義實可謂堯舜為君禹益為臣

無過於此為人君為人臣者當深察之
御衆之道要在於寬而亦不可不嚴不嚴無以見
憚不寬無以率服能寬而嚴嚴而寬可謂時中之
道了
人皆曰自得之工無如學得自得之工亦不可廢
何謂一日之間一刻之頃或生善心或生惡念善
心即天命本然之性惡念人慾之蔽聰明者人能
斥其惡念存其善心而養之兼以學之此自得而
益學也然心經近思錄非求於外而在吾方寸之
中此所謂古鏡重磨也

鐵琴極唯殺不宜君子之邦世俗漸喜聽此此琴
之出古樂漸無以極西方之音彈日出之國金克
木之理其合哉

柱聯二首

政暇登樓翱翔舜殿琴風詠歸鉤簾徘徊魯壇杏
月

題殿柱褒賢能用人無私勅官司嚴黜陟御世存
公

畫像自贊

丙戌

以我而求似我既云惟肖自似我而求我亦無不

可何論似與未似即是我而觀我

頭容直箴

戊寅

一身元首其容最重欲正其心先直頭容

賞秋賦

觀天機之運斡恐日月之不與節物忽其變遷山川亦其蕭疎來年年兮此屆宅昧谷而饑炎推一理之有序知四時之可驗集宇宙之義氣蓋為秋而肅清漢武悔於汾水歐子驚於廬陵歲將闌而物換覺三湘之鴈稀時南畝而西成粒我民而授衣楓染霜而帶紅菊浥露而垂黃詔少皞使按節

是月也而清朗收蒸炎而肅烈戒人君之泮渙臨蘭溪而歎逝登考槃而招隱山愈秀而翠嶺水自清而潺湲商飆起兮蘋末倏木葉之翩翩何物色之慘澹值時序之蕭條書宜讀於郊涼客先聞於庭樹蕪葭蒼而露白我懷人於天涯風何淒於木末月益明於雲際蘇仙興而泛舟宋王悲而作賦水已落而石出喜江流之有聲惟山樵與水漁愛古人之清風橫短笛於遠橋聽暮鐘於孤寺明河潔以萬象寂無人於中夜天氣晶而飈涼清不寐而徘徊時溯洄於澄塘歌滄浪而洗酌蟲聲亂於

王階雲氣涼於珠箔夢相見乎白也釀十斗於金樽蘆花淨兮無塵白鷺睡於洲邊顧景物之清切願化鶴而登仙讀三閭之離騷賦賞秋之一篇

梅筠軒律賦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為韻

述夫天設禁籞地闢坳堂綏登臨之爽塏備暇豫之徜徉雕欄紆縈睽宮墻之眈眈華楣輪奐接雲樹之蒼蒼至若卉物賞心風景寓目飄芬芳而隨時囿造化而咸育暗香浮動春生閣裏梅花勁節錚鳴響聞階前筠竹迺爾肇錫嘉號開曠清襟裒幽馥於架帙送逸韻於牀琴五彩常浮知是蓬萊

殿闕兩美既具宛若經濟山林更以起居燕閒制度齊緻薰馨蘭於入缺毓靈芝於呈瑞鳳池華藻

每接薦紳大夫鶴禁清筵必遠宮掖宦寺於是載駕式遨高憑遐矯欣草木之榮華攬川原之繞繚賢者而後樂此師古嚶嚶物亦不無助焉觀水杳杳顧茲檐觀翼翼亭比離離非直為此遊翫聊以寓夫從容龍樓問寢之晨習容佩王鶴班講義之席善對撞鐘亦足寓物興想思義顧名登卉譜而歷覽盥花露而題評先春而開類高人之操韻此君不俗緬烈士之風聲况復戒存泰缺務先節擗

湖茅堂於堯階慕靈臺於周苑豈無他花卉徒爾
繁華片時獨愛此梅筠蓋取貞姿葆晚

西山庵律賦

山靜似太古日
長如少年為韻

述夫後苑地密勝界天慳萃羣巒之鳳舞臨我所
之燕閒平居致寓物之情時或觀水真工得遇景
之助仁者樂山至若坐卧周便位置齊整接牀案
而竹陰覆簡編而花影籠樓聞安寢之報退而學
詩鶴禁罷召對之筵聊以養靜迺者規劃纒成輪
奐俱美竊獨愛此從容匪直為其瞻視涼臺燠館
何必人力為哉月榭風櫺可見翬飛是似肆其淑

景無涯佳氣所會實爽塏而寡儔宛吉祥之未艾
烟光霞彩咫尺相接於三清林韻泉聲節奏脗合
於五太顧彼肇錫嘉名高揭繡戶固扁額之可觀
矧義意之有取挿架三萬已是式休于今購書五
千奚獨專美於古蓋聞二酉之稱諸子所出貯縹
帙而牙籤抽金匱而石室天藏地護經幾番之春
秋晝講夜唵期將就於月日于時運回奎壁響轉
琳琅俄論史而倚檻更橫絰而升堂動息六藝之
科爰笑爰語茶飯百家之說就短就長所以善禱
善頌吾愛吾廬寔良辰之足賞倚君子之攸居自

此生顏明窓淨几之儼若不過容膝上棟下宇之
 綽如况復紅雲惹翁翁疑蒼嵐繚繞歌 聖代之
 鴻雁頰化園之魚鳥念堯階之三茅其制甚淳與
 邵窩而一般料人知少是乃石渠門側魚水堂邊
 瞰青瑣而控引對紫閣而平連左圖右書趣味益
 切於事事南望北眺物華悠久於年年

石渠書室上樑文

原本 睿筆
改以倚斗閣

為治比周室隆方屬休明之運得書與漢朝茅爰
 翔葳修之堂自此彬彬然文於我渠渠乎屋蓋聞
 聖人有制治之具書者為載道之要肇自代繩厥

有三經四書之目博極載籍以至諸子百家之言
 究禮樂刑政之原治天下大經大法監治亂得失
 之蹟為人君不可不知肆昔金刀氏興學之辰迺
 有石渠閣藏書之制四方之遺文盡出奚但博士
 官所藏一代之治教不興蓋緣明天子在上時則
 有賈誼董生馬遷之屬於斯盛乎後雖稱煥章寶
 文龍圖之儲鮮能及者恭惟我 朝道光奎壁治
 具畢張庠序學校之明人倫蔚然小中華文物直
 溫寬粟之教胄子猗歟 列聖朝規摹爰求五十
 國寶書更備廿一代全史弘文館之秘藏已久豈

但五車之為多奎章閣之剏建維新遂致四部之
並聚屬茲青宮之毓德采勤黃卷之寓心慕周王
日就之功於緝熙敬止服商臣時敏之訓念終始
典于其教則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聞正言而行正
道是書也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咀其英而啜其華
於是載諏考工庸建書屋豁如東樓西軒之制洞
開八窓居然上棟下宇之成墻高數仞經之營始
定日期於先甲後庚卜焉允臧審地勢於背酉向
卯紛然有桃杏楓菊之勝獨擅上林苑風光邈乎
若蓬萊方丈之間粵瞻春塘臺物色鸞輿拜闕

路臨瞻羽橋頭駱山入簾天澗翠眉欄外中揭鶴
擎之遺像想見漢丞相紆籌旁瞻魚水之舊堂曠
感 孝廟朝遭際苟合矣苟完矣意實在於無華
美輪焉美奐焉功則敏於告訖礮以文石疏為流
渠遂倣漢代之名是為燕居之室所貯者聖經賢
傳遂至累萬卷鉅編其工則暮誦朝唵庸備千百
世寶鑑盈箱縹帙孰非日常在之書挿架牙籤新
若手未觸之卷每於三朝之餘暇庶乎一念之克
勤詹鳥革翬飛之規大壯其象延豹炳虎蔚之士
同人于門爰處爰居方懋晉德之業善頌善禱詎

無解撰之章將舉脩樑庸䟽短引

兒郎偉拋樑東向曙綺䟽日色紅鶴駕通宵朝謁
罷講聲遙出篆烟中

兒郎偉拋樑西日晚觚稜瑞靄迷欲識吾邦文運
啓五星明處夜看奎

兒郎偉拋樑南木覓春深挹翠嵐散帙羣書隨意
讀宮壺已報午籌三

兒郎偉拋樑北三角天寒聳雪色一炷香燈自在
明梅花影下講皇極

兒郎偉拋樑上日月雙明天宇朗留取此時勤儉

心後人應看墨痕帳

兒郎偉拋樑下草木昭回澗溜瀉每向重宸天永
祈無疆萬壽降純嘏

伏願上樑之後聞見益博德業鼎新夏禮冬詩追
周邱三善之得星輝海潤叶漢家四重之歌

大殿進表裏箋文 戊子

壽必得祿必得名必得仰大德之采光歲之元月
之元日之元迓新休之滋至祥垂南極慶溢東方
恭惟丕纘鴻基誕拊鳳曆運符孔聖之舊甲于今
三十九年時值周命之用申自此千億萬歲肆當

歲籥之改律尤仰海屋之添籌伏念臣譽慚明
誠切愛日宸機代聽縱乏贊襄之功琅函新將敢
效頌禱之悃

中宮殿進表裏箋文

天休有隕頌景錄於萬年 坤德無疆躋 寶齡
於四紀九五福壽八千歲春恭惟姿稟婺精祥膺
極宿黃裳協吉宜其之子家人丹宸贊治粵自帝
乙歸妹茲錫難老之慶爰有添籌之休伏念臣恩
荷教胎誠切攢手問寢視膳縱乏元良之譽獻壽
稱觴敢效慶祝之悃

大殿進爵箋文

笙鏞賁治仰撫運於豫泰琴瑟在御頌合德於乾
坤喜溢臣工慶綿 宗社恭惟寅承駿德申貽燕
謨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洽至化於三紀如岡如陵
如月如日期 寶籌於萬年茲當遇慶之辰尤切
祝聖之願伏念臣寵叨繼照誠篤報暉識喜飾歡
方頌河千清之運問寢視膳粗效日三朝之儀

中宮殿進爵箋文

徽音載播於八域方切祝祐之忱 寶齡光躋於
四旬聿覩難老之慶誠切愛日壽祈齊天恭惟萬

女舜功媿母任聖壺範叶黃裳之吉化洽六宮陰
功贊丹宸之治光臨三紀茲當 翟幃添籌之會
爰舉兕觥祝聖之儀伏念臣朝效日三位叨震一
詠周雅不騫之什頌騰九如仰箕疇用錫之休祝
以五福

大殿進饌箋文 己丑

邦籙增鞏頌一德之享天海屋添籌猗三紀之布
化千載是日二慶同時恭惟二南宣風九疇歛福
囿八域於熙皞垂拱平章啓百世之本支壽富昌
熾維 御極肇屆卅載伊 寶齡恰躋四旬 肅

廟三十年 英廟四十年即我家已行之典昨歲
稱一慶今歲又一慶寓小子無窮之誠肆回謙挹
之衷誕舉晉爵之禮伏念臣貳極叨寵庶務代勞
一日三朝願學文王之聖千秋萬歲長誦天保之
詩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五

奉

教校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南公轍

奎章閣提學 經筵臣沈象奎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洪奭周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臣朴宗薰

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閣臣徐俊輔

正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同知均館事藝文館提學 奎章閣提學臣趙寅永

資憲大夫水原府留守兼摠理使知 實錄事 奎章閣提學臣徐有渠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 實錄事藝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閣臣李光文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 鄭元容
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同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檢校直提學 臣 徐憲淳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待教 臣 李憲璋
嘉善大夫行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官同知春秋館 實錄事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 教 臣 朴永元
嘉善大夫行參議兼 經筵參贊官春籙館提學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 李嘉愚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原任 奎章閣待教知製 教 臣 金正喜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製 教 臣 李景在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 趙斗淳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籙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製 教 臣 具取善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提學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 金學性

通訓大夫監館修撰兼 經筵副官春秋館記注 實錄事 奎章閣提學 奎章閣檢校 教 臣 李公翼
務功郎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 奎章閣待教校書館正字知製 教 臣 金洙根

奉

教監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 臣 柳本藝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 臣 元有永
通訓大夫行濟用監判官 奎章閣檢書官 臣 朴宗永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引儀 奎章閣檢書官 臣 安季良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 臣 金鳳叙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 臣 金箕淳





